

漢

書

二
二



雋跡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 班固 漢書七十一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注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師古曰雋音祖亮反治春秋為郡文

學進退以禮名聞州郡武帝末郡國盜賊群起暴

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

國師古曰督謂察視之東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師古曰有所追捕及行誅罰皆

象興軍之制也威振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

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櫛具劍應劭曰櫛具木標首之劍屬落壯大也晉灼曰

古長劍首以玉作井鹿盧形上刻木作山形如蓮華初生未敷時佩環

今大劍木首其狀似此師古曰晉說是也櫛音磊標音匹遙反玦師古曰環玉環也玦即玉佩之缺也帶環而大裾也言

而又著玉佩也禮記曰孔子佩象環也 褒衣博帶師古曰褒大裾也言

著腰大之衣廣博之帶也而說盛服至門上謁師古曰上謁門者乃以為朝服垂裳之衣非也

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

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閤延請望見不疑容

貌尊嚴衣冠其偉勝之躡履起迎文穎曰躡音纏師古曰履不著跟曰躡躡謂納履未

正曳之而行言其遠也躡音山爾反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濱聞

暴公子舊矣師古曰瀕崖也公子勝之字也舊久也瀕音頻又音賓今乃承顏接辭

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

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師古曰樹立也勝之知不疑非庸人師古曰庸

常也敬納其戒深接以禮意問當世所施行門下

諸從事皆州郡選吏師古曰選州郡吏之最者乃得為從事側聽不疑莫

不驚駭至昏夜罷去勝之遂表薦不疑徵詣公車

拜為青州刺史久之武帝崩昭帝即位而齊孝王

孫劉澤交結郡國豪桀謀反欲先殺青州刺史不

疑發覺收捕皆伏其辜擢為京兆尹賜錢百萬京

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師古曰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冤滯與

不也今云慮因本錄聲之去者耳音力具反而近俗不曉其意訛其文遂為思慮之慮失其源矣行音下更反其母輒問

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如淳曰反音幡幡奏使從輕也師古曰幾音居起反即不

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

亡所出母怒為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始元

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旌師古曰旌旌旗之屬畫龍蛇曰旌也衣

黃襜褕著黃冒

師古曰襜褕直裾襌衣襜音昌瞻反褕音二詔北踰冒所以覆冒其首即今之下襜冒也

三詔北

闕自謂衛太子

師古曰太子

公車以間

師古曰公車詔使公主受章奏者

詔使公

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

師古曰雜共也有素識之者令視知其是非也

長安

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

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三京兆尹

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

師古曰安猶徐也

不疑曰諸君何患

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

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

之

師古曰蒯瞶衛靈公太子輒蒯瞶子也蒯瞶得罪於靈公而出

奔晉及靈公卒使輒嗣位而晉趙鞅納蒯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傳曰

曼姑受命於靈公而立輒曼姑之

義固可以距蒯瞶也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也

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

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

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

繇是名聲重於朝廷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在位者皆自以不及

也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

以病免終於家京師紀之後趙廣漢為京兆尹

言我禁姦止邪行於吏民至於朝廷事不及不疑

遠甚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師古曰凡不知姓名及所從來者皆曰何人他皆類此

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師古曰湖縣名以上筮為事有故

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

方遂心利其言幾得以富貴師古曰幾讀曰異即詐自稱詣

闕廷尉逮召鄉里識知者張宗祿等方遂坐誣罔

不道要斬東市一姓張名延年

師古曰故昭紀謂之張延年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學者自遠方至徵爲博士太中大夫地節三年立皇太子選丙吉爲太傅廣爲少傅數月吉遷御史大夫廣徙爲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爲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

師古曰敏謂所見捷

利宣帝幸太子宫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

壽辭禮閑雅上甚驩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頃之拜受爲少傅

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少白使

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

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

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

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

師古曰視讀曰

示言獨親外家示天下以淺陋

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

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繇是見器重數受賞賜

師古曰繇讀與

由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

為師傅朝廷以為榮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

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

遂身退天之道也

師古曰此皆老子之言廣引之殆危也遂成也

今仕官至二

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

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

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曰以病而移居滿三

月賜告廣遂稱篤上䟽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

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

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蘇林曰長安東郭門也師古曰

祖道餞行也解在景十三王及劉屈氂傳供音居共反張音竹亮反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

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

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師古曰日日設之也共讀曰供其他類此

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

有幾所趣賣以共具

師古曰幾所猶言幾許也趣讀曰促

居歲餘廣子孫

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日子孫幾及君時

頗立產業基址

師古曰幾讀曰與

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

人所勸說君買田宅

師古曰宜今意自從丈人所出無泄我言也師古曰丈人嚴莊之稱也故親而老者

皆稱焉

老人即以閒暇時為廣言此計

師古曰閒即閑字也

廣曰

吾豈老諄不念子孫哉

師古曰諄也音布內反

顧自有舊田廬

師古曰顧思念也

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

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惰青賢而多

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眾全

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

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說服

師古曰說皆以壽終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郟人也

師古曰郟音談

其父于公爲縣

獄史郡吏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使皆不恨

師古曰羅羅也遭也

郡中爲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

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

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索丁

壯柰何

師古曰索古累字也音力瑞反

其後姑自經死

師古曰不欲累婦故自殺

姑女

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

婦自誣服具獄上府

師古曰府郡之曹府也上音時掌反

于公以爲此婦

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

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

師古曰具獄者獄案已成其文備具也

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

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

之咎黨在是乎

師古曰黨音他朗反

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

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孰郡中以此大敬重于

公定國少學法於父父死後定國亦爲獄史郡決

曹補廷尉史以選與御史中丞從事治反者獄以

材高舉侍御史遷御史中丞會昭帝崩昌邑王徵

即位行淫亂定國上書諫後王廢宣帝立大將軍

光領尚書事條奏羣臣諫昌邑王者皆超遷定國

繇是爲光祿大夫

師古曰繇與由同

平尚書事甚見任用數

年遷水衡都尉超爲廷尉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

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爲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

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

師古曰鈞禮猶言元禮

恩敬甚備

學士咸稱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

加審愼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

冤民

師古曰言決罪皆當

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

師古曰言知其寬平

皆無冤枉之慮

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

如淳曰食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若依如氏之說食字當

音嗜此說非也下叙定國子永乃言嗜酒耳食酒者謂能多飲費冬盡其酒猶云食言焉今流俗書本輒改食字作飲字失其具也

月治請讞飲酒益精明師古曰讞平議也音魚列反為廷尉十八歲

遷御史大夫甘露中代黃霸為丞相封西平侯三

年宣帝崩元帝立以定國任職舊臣敬重之時陳

萬年為御史大夫與定國並位八年論議無所拂

師古曰言不相違戾也拂音佛後貢禹代為御史大夫數處駁議師古曰言與定

國不定國明習政事率常丞相議可師古曰天子皆然上

始即位關東連年被災害民流入關言事者歸咎

於大臣師古曰言事者謂上書陳事也上於是數以朝日引見丞相御

史師古曰五日一聽入受詔條責以職事曰惡吏負賊

妄意良民

師古曰賊發不得恐負其戮故妄疑善人致其罪也

至亡辜死或盜賊發

吏不亟追而反繫亡家

師古曰亟急也不急追賊反禁繫失物之家

後不敢

復告以故寢廣

師古曰寢漸也

民多冤結州郡不理連上書

者交於闕廷二千石選舉不實是以在位多不

任職

師古曰謂令長丞尉

民田有災害吏不肯除收趣其租以

故重困

師古曰趣讀曰促重音直用反

關東流民飢寒疾疫已詔吏轉

漕虛倉廩開府臧相振救賜寒者衣至春猶恐不

贍

師古曰贍足也

今丞相御史將欲何施以塞此咎

師古曰塞補也

悉

意條狀陳朕過失

師古曰悉盡也

定國上書謝罪永光元年

春霜夏寒日青亡光上復以詔條責曰郎有從東

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

師古曰以遺飢饉不能相養

丞相御史案事

之吏匿不言邪將從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以錯

繆至是

師古曰錯互也繆違也謂吏及東方人言不相同也

欲知其實方今年歲未

可預知也即有水旱其憂不細公卿有可以防其

未然救其已然者不各以誠對

師古曰言能防救已不宜各以實對

母有

所諱定國惶恐上書自劾歸侯印乞骸骨上報曰

君相朕躬不敢怠息

師古曰息謂自休息

萬方之事大錄于君

師古曰大錄總錄也

能毋過者其唯聖人方今承周秦之敝俗

化陵夷

師古曰言積替也

民寡禮誼陰陽不調災咎之發不

爲一端而作自聖人推類以記不敢專也況於非

聖者乎

師古曰非聖者謂常人

日夜惟思所以未能盡明

師古曰所以所由也言何由致

此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師古曰此論語堯曰篇載躬湯伐桀告天之辭

君雖

任職何必顙焉

師古曰顙與專同事不專由君也

其勉察郡國守相羣

牧非其人者毋令久賊民永執綱紀務悉聰明強

食慎疾

師古曰悉盡也

定國遂稱篤固辭上廼賜安車駟馬

黃金六十斤罷就弟數歲七十餘薨謚曰安侯子

永嗣少時耆酒多過失

師古曰耆讀曰嗜

年且三十乃折節

修行以父任爲侍中中郎將長水校尉定國死居

喪如禮孝行聞由是以列侯爲散騎光祿勳至御

史大夫尚館陶公主施施者宣帝長女成帝姑也

賢有行永以選尚焉上方欲相之會永薨子恬嗣恬

不肖薄於行始定國父子公其間門壞父老方共治

之師古曰間門里門也于公謂曰少高大間門今容駟馬高蓋

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

定國為丞相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也以魯詩教授楚國龔

勝舍師事焉蕭望之為御史大夫除廣德為屬數

與論議器之師古曰以為大器也薦廣德經行宜充奉朝師古曰經明行

修宜於本朝任職也為博士論石渠張晏曰石渠閣名也遷諫大夫代貢禹

為長信少府御史大夫廣德為人溫雅有醞藉服虔

曰寬博有餘也師古曰醞言如醞釀也藉有所薦藉也醞音於問反藉才夜反

及爲三公直言諫爭始

拜旬日間上幸甘泉郊泰時禮畢因留射獵廣德

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

之鐘聽鄭衛之樂

師古曰撞音丈江反

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

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

師古曰亟急也

思與百姓同憂樂

天下幸甚上即日還其秋上酎祭宗廟出便門

師古

曰長安城南面西頭第一門

欲御樓舩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

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

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

師古曰言不以理終不得立廟也一日以見死傷犯

於齋絜不得入廟祠也

上不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先畝光祿大夫張猛進

曰師古曰先歐導乘輿也臣聞主聖臣直乘舩危就橋安

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

是邪師古曰謂諫爭之言當如猛之詳善也乃從橋後月餘以歲惡民流

師古曰歲惡年穀不熟也與丞相定國六司馬車騎將軍史高俱

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廣德為御

史大夫凡十月免東歸沛太守迎之界上沛以為

榮縣其安車傳子孫師古曰縣其所賜安車以示榮幸也致仕縣車蓋亦古法韋孟詩云縣車之義以洎小目也

平當字子思祖父以訾百萬自下邑徙平陵

師古曰下邑梁國之縣也當少為大行治禮丞功次補大鴻臚文

學察廉為順陽長桐邑令師古曰桐音詢以明經為博士公

卿薦當論議通明給事中每有災異常輒傳經術

言得失

師古曰傳讀曰附

文雅雖不能及蕭望之匡衡然指

意略同自元帝時韋玄成為丞相奏罷太上皇寢

廟園當上書言臣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

仁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治天下者三十年然後仁道成著也

三十年之間道德和洽

制禮興樂災害不成禍亂不作今聖漢受命而王

繼體承業二百餘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風俗

未和陰陽未調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不立與師

曰與讀曰與

何德化休徵不應之久也旣福不虛必有因

而至者焉宜深迹其道而務修其本

師古曰迹謂求其蹤迹也

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而化

及萬國

師古曰虞書堯典序堯之德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故云然也

孝經

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

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師古曰言嚴謂尊嚴

夫

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

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

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以配天

師古曰言文王始受命宜爲周之始祖乃追王

太王王季以及后稷是不以卑臨尊

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高皇帝

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太王

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盛德孝

之至也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

窮

師古曰今文泰誓之辭言能正考古道以立功立事則可長年享國

上納其言下詔復太上

皇寢廟園頃之使行涖民幽州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舉奏刺史

二千石勞佚有意者

師古曰勞佚謂勸勉也勞者恤其勤勞也佚者以恩招佚也勞音盧到反佚音盧代反

言勃海鹽池可且勿禁以救民急

師古曰恣民養鹽池官不專也

所過

見稱奉使者十一人爲最遷丞相司直坐法左遷

朔方刺史

師古曰武帝初置朔方郡別今刺史監之不在十三州之限

復徵入爲太中大

夫給事中綦遷長信少府大鴻臚光祿勳

師古曰綦古累字

先是太后姊子衛尉淳于長白言昌陵不可成下

有司議當以爲作治連年可遂就

師古曰就亦成也

上旣罷

昌陵以長首建忠策復下公卿議封長當又以爲

長雖有善言不應封爵之科坐前議不正左遷鉅

鹿太守師古曰前議謂罷昌陵後上遂封長當以經明禹貢使

行河師古曰尚書禹貢載禹治水次第山川高下當明此經故使行河也行音下更反爲騎都尉領河

隄哀帝即位徵當爲光祿大夫諸吏散騎復爲光

祿勳御史大夫至丞相以冬月賜爵關內侯明年

春上使使者召欲封當如淳曰漢儀注御史大夫爲丞相更春乃封故先賜爵關內侯也李奇

曰以冬月非封侯時故且先賜爵關內侯也師古曰李說是也當病篤不應召室家或謂

當不可強起受侯印爲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

負素餐重負矣起受侯印還卧而死死有餘罪今不

起者所以爲子孫也遂上書乞骸骨上報曰朕選
於衆以君爲相視事日寡輔政未久陰陽不調冬
無大雪旱氣爲災朕之不德何必君罪君何疑而
上書乞骸骨歸關內侯爵邑使尚書令譚賜君養
牛一上尊酒十石

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上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下

尊師古曰稷即粟也中尊者宜爲黍米不當言稷且作酒自有澆醇之異爲上中下耳非必繫之米

君其勉致醫

藥以自持後月餘卒子晏以明經歷位大司徒封

防鄉侯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

師古曰韋謂韋賢也

彭宣字子佩淮陽陽夏人也

師古曰夏音假

治易事張禹舉

爲博士遷東平太傅禹以帝師見尊信薦宣經明

有威重可任政事繇是入爲右扶風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遷廷

尉以王國人出爲太原太守

李奇曰初漢制王國人不得在京師

數年復

入爲大司農光祿勳右將軍哀帝即位徙爲左將

軍歲餘上欲令丁傳處爪牙官迺策宣曰有司數

奏言諸侯國人不得宿衛將軍不宜典兵馬處大位

朕唯將軍任漢將之重而子又前取淮陽王女誓

姻不絕非國之制使光祿大夫曼賜將軍黃金五

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左將軍印綬以關內侯歸家

宣罷數歲諫大夫鮑宣數薦宣會元壽元年正月

朔日蝕鮑宣復言上迺召宣爲光祿大夫遷御史

大夫轉爲大司空封長平侯會哀帝崩新都侯王

莽爲大司馬秉政專權宣上書言三公鼎足承君

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

師古曰美實謂鼎中之實也易鼎卦九四爻辭曰鼎折足覆公餗餗食

也故宣引以爲言覆音芳目反

臣資性淺薄年齒老眊

師古曰眊與耄同

數伏疾

病昏亂遺忘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乞骸骨歸

鄉里竢宣溝壑

師古曰竢古侯字

莽白太后策宣曰惟君視

事日寡功德未效迫于老眊昏亂非所以輔國家

綏海內也使光祿勳豐冊詔君其上大司空印綬

便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宣居

國數年薨謚曰頃侯傳子至孫王莽敗廼絕

贊曰雋不疑學以從政臨事不惑遂立名迹終始

可述跡廣行止足之計免辱殆之衆師古曰衆音力端反亦其

次也于定國父子哀鰥哲獄為任職臣應劭曰哲智也鄭氏曰當言折

獄師古曰哀鰥哀恤鰥寡也哲獄知獄情也薛廣德保縣車之榮平當竣遁有

恥彭宣見險而止師古曰遁讀與巡同異乎苟患失之者矣師古

曰論語稱孔子曰鄙夫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謂其患於失位而為傾邪也贊言當宣二人立

操有異於此矣

雋跡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



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班固 漢書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注

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雒邑

師古曰九鼎即夏禹所鑄者也遷謂從紂都遷之以來春秋左

氏傳曰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以鑄鼎象物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伯夷叔齊薄

之

師古曰夷齊以武王父死不葬而用干戈爲不孝以臣伐君爲不忠餓死于首陽不食其

祿

師古曰馬融云首陽山在河東蒲阪華山之北河曲之中高誘則云在雒陽東北阮籍詠懷詩亦以爲然今此二山並有夷齊祠耳而曹大家注幽

通賦云隴西首陽縣是也今隴西亦有首陽山許慎又云首陽山在遼西諸說不同致有疑惑而伯夷歌云登彼西山則當隴西者近爲是也周

猶稱盛德焉然孔子賢此二人以爲不降其志不

辱其身也

師古曰事見論語

而孟子亦云聞伯夷之風者貪

夫廉懦夫有立志

師古曰懦柔弱也音乃喚反又音儒

奮乎百世之上百

世之下莫不興起非賢人而能若是乎漢興有園

公綺里季夏黃公甬里先生

師古曰四皓稱號本起於此更無姓名可稱知此蓋隱居之人

匿跡遠害不自標顯秘其氏族故史傳無得而詳至於後代皇甫謐園稱之徒及諸地理書說競爲四人施安姓字自相錯互語又不經班氏不載於書諸家皆臆說今並并略一無取焉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

山

師古曰即今之商州商雒縣山也

以待天下之定也自高祖聞而召

之不至其後呂后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辭束帛

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客

而敬焉太子得以爲重遂用自安語在留侯傳其

後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

師古曰地理志謂君平爲嚴遵三輔決錄云子真名

樸君平名尊則君平子真皆其字也

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

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
不詘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
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爲言
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
言依於忠各因執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
裁曰閱數人師古曰裁與才同閱歷也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
而授老子師古曰肆者市也列所坐之處也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
之指著書十餘萬言師古曰嚴周即莊周楊雄少時從游學呂
而仕京師顯名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
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爲益州牧喜謂雄曰吾具得

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

得訕也彊心以爲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

敢言以爲從事乃歎曰楊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

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及雄著書

言當世士稱此二人其論曰或問君子疾沒世而

名不稱

師古曰以身沒而無名爲病

蓋執諸名卿可幾曰君子德名

爲幾

孟康曰蓋何不也言何不因名卿之執以求名韋昭曰言有勢之名卿庶幾可不朽楊子以爲不然唯有德者可以有名師古曰或

人以事權力之卿用自表顯則其名可庶幾而立楊雄以爲自蓄其德則有名也

梁齊楚趙之君非不

富且貴也

師古曰謂當時諸侯王也

惡虐成其名

師古曰惡於何也惡音烏

谷口

鄭子真不訕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

其卿豈其卿楚兩龔之絜其清矣乎蜀嚴湛冥孟

曰蜀郡嚴君平湛深玄默無欲也師古曰湛讀曰沈不作苟見不治苟得師古曰不為苟顯之行不事苟

得之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師古曰隨

和和氏璧也諸之也舉茲以旃不亦寶乎師古曰旃亦之也言舉此人而用之不亦國之寶乎自此已上

皆楊雄之言也自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鄭子真嚴

君平皆未嘗仕然其風聲足以激貪厲俗近古之

逸民也若王吉貢禹兩龔之屬皆以禮讓進退云

王吉字子陽琅邪阜虞人也少好學明經以郡吏

舉孝廉為郎補若盧右丞師古曰少府之屬官有若盧令丞漢舊儀以為主治庫兵者

遷雲陽令舉賢良為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獵驅馳

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

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

周道中心惻兮師古曰檜國匪風之篇發發飄風貌揭揭疾驅

傷思周道也揭音丘列反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是非古之車

也揭揭者蓋傷之也師古曰今之發發然者非古有道之風也今之揭揭然者非古有道之車也故傷之

今者大王幸方與師古曰縣名也音房預曾不半日而馳二百

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

變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昔召公述職師古曰召讀曰邵邵公名當民事

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師古曰舍止意是時人皆得其所後

世思其仁恩至虞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師古曰邵南之詩也其詩曰蔽

蒂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茨蔽蒂小樹貌也甘棠杜也茨舍也蔽音必二反蒂音方味反茨音步末反大王不好書

術而樂逸游馮式搏銜臣瓚曰搏促也師古曰搏挫也音子本反馳騁不止

口倦乎叱咤師古曰咤亦叱字也音竹駕反手苦於箠轡師古曰箠馬策音止縶反身

勞虐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師古曰冒犯也音莫克反夏

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戾薄師古曰戾與偃

同言遇疾風則偃靡也薄迫也數以奕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師古曰奕柔也

音而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師古曰宗尊也又非所以進仁義

之隆也師古曰隆高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師古曰廣夏大明星也旃與氍同

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

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

厥德

師古曰訢古欣字

其樂豈徒銜轍之間哉

師古曰銜馬銜也轍車鉤心也張揖以轍

為馬之長銜非也轍音其月反

休則俛仰詘信以利形

師古曰形體也信讀曰伸進退

步趨以實下

如淳曰今人不行則膝已下虛弱不實

吸新吐故以練藏專

意積精以適神

師古曰臧五藏也練練其氣也適和也

於以養生豈不長哉

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

壽

師古曰喬松仙人伯喬及赤松子也

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轉

而社稷安矣

師古曰轉與臻同臻至也

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

師古曰皇帝謂昭帝也言武帝晏駕未久故尚思慕

於宮館園池弋獵之樂未有所

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

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

責加焉恩愛行義熾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

國之福也臣吉愚戇願大王察之王賀雖不遵道

然猶知敬禮吉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脣中

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

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後復放從自若師古曰從音子用反吉

輒諫爭甚得輔弼之義雖不治民國中莫不敬重焉

久之昭帝崩亡嗣大將軍霍光秉政遣大鴻臚宗

正迎昌邑王吉即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

年不言師古曰已解於上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

哀而已慎毋有所發師古曰發謂興舉衆事且何獨喪事凡南面

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

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故古引之

願大王察之大將軍仁愛勇智

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

嘗有過先帝弃羣臣屬以天下寄幼孤焉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大將軍抱持幼君襁緥之中布政施教海內晏然

雖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將軍惟思

可以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

師古曰援引也音爰

其仁厚豈

有量哉

師古曰言其深多也量音力向反

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

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留意常以爲念王旣

到即位二十餘日以行淫亂廢昌邑群臣坐在國

時不舉奏王罪過今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

王大惡

師古曰道讀曰導

皆下獄誅唯吉與郎中令龔遂以

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髡爲城旦起家復爲益州刺

史病去官復徵爲博士諫大夫是時宣帝頗修武

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

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䟽言得失曰陛

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

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

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

師古曰言天子如此雖於百姓爲至恩然未盡政務之本也

欲

治之主不世出

師古曰言有時過之不常值

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

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

隆也

師古曰三代夏殷周

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

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
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
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
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
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
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大雅文王之

詩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

共貫也

師古曰解在董仲舒傳

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

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

不知所繇

師古曰繇與由同

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在

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

師古曰言其敝深難久行

是以百里不

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僞萌生刑罰

亡極

師古曰萌生言其爭出如草木之初生

質樸日銷恩愛寢薄

師古曰寢漸也

孔子

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

非空言也王者

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

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

明王制歐一世之民濟之仁壽之域

師古曰以仁撫下則羣生安適而壽考

則

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

師古曰高宗殷王武丁也享國百年

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師古曰趨讀唯

陛下財擇焉師古曰財與哉同吉意以為夫婦人倫大綱天

壽之萌也師古曰由之而生故云萌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

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天聘妻送

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

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晉灼曰娶天子女則曰尚公主國人娶諸侯女曰承翁主尚承皆卑下之名也師古曰翁

主者言其父自主婚也解具在高紀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陰陽之位

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

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師古曰言無節度是以貪財

誅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

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

師古曰冥冥言未有端緒

又言

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

李奇曰不繼世而爵

也言皋陶伊尹非三公九卿之世

不仁者遠

師古曰任用賢人放黜讒佞

今使俗吏得任

子弟

張晏曰子弟以父兄任爲郎

率多驕鰲不通古今

師古曰鰲與傲同

至於

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爲作也

師古曰伐檀詩篇名刺不用賢

也在魏國風也

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

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

師古曰尚方方主巧作

視天下以儉

師古曰視讀曰示

古者工不造瑇瑁商不通侈

靡

師古曰瑇瑁者刻鏤爲文瑇音蒙

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

儉則歸本本立而未成其指如此上以其言迂闊

不甚寵異也

師古曰迂遠也音于

吉遂謝病歸琅邪始吉少時

學問居長安東家有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

以啖吉

師古曰啖謂使食之音徒濫反啖亦啗字耳此義與高紀略以利同

吉後知之乃去婦

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

婦里中為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

去婦復還其厲志如此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

在位貢公彈冠

師古曰彈冠者且入仕也

言其取舍同也

師古曰取進趣也舍

止息也元帝初即位遣使者徵貢禹與吉吉年老道病

卒上悼之復遣使者弔祠云初吉兼通五經能為

騶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好梁丘賀說易令子駿

受焉駿以孝廉爲郎左曹陳咸薦駿賢父子經明

行修宜顯以厲俗光祿勳匡衡亦舉駿有專對材

師古曰專對謂見問即對無所疑也論語稱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遷諫大夫使責淮

陽憲王

師古曰以其有口辭

遷趙內史吉坐昌邑王被刑後戒

子孫母爲王國吏故駿道病免官歸起家復爲幽

州刺史遷司隸校尉奏免丞相匡衡遷少府八歲

成帝欲大用之出駿爲京兆尹試以政事先是京

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

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而薛宣從左馮翊代

駿爲少府會御史大夫缺谷永奏言聖王不以名

譽加於實效

師古曰言不聽虛名

考績用人之法

師古曰言用人之法皆須考以功績

薛宣政事已

試

師古曰言有效也

上然其議宣為少府月餘

遂超御史大夫至丞相駿乃代宣為御史大夫並

居位六歲病卒翟方進代駿為大夫數月薛宣免

遂代為丞相眾人為駿恨不得封侯駿為少府時

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

如傳曰華與元曾參之子也韓詩外傳曰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一曰曾參之子字華元師古曰二子是也

亦何敢娶駿子崇以父任為郎歷刺史郡守治有

能名建平三年以河南太守徵入為御史大夫數

月是時成帝舅安成恭侯夫人放寬居共養長信

宮

師古曰放者夫人之名也共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

坐視詛下獄崇奏封事為

放言放外家解氏與崇為昏

師古曰昏姻之家

哀帝以崇為

不忠誠策詔崇曰朕以君有累世之美故踰列次

師古曰謂自祖及身皆有名也

在位以來忠誠匡國未聞所繇

師古曰繇與由同由

從反懷詐諉之辭

師古曰諉詐言也音虛素反

欲以攀救舊姻之家

大逆之辜舉錯專恣

師古曰錯置也

不遵法度亡以示百僚

左遷為大司農後徙衛尉左將軍平帝即位王莽

秉政大司空彭宣乞骸骨罷崇代為大司空封扶

平侯歲餘崇復謝病乞骸骨皆避王莽莽遣就國歲

餘為傅婢所毒薨國除

師古曰凡言傅婢者謂傅相其衣服衽席之事一說傅曰附謂近幸也

自古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不能及父而

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爲鮮明而

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師古曰畜

曰一囊之衣也有底曰囊無底曰橐不畜積餘財師古曰畜讀曰蓄去位家居亦

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

作黃金師古曰以其無所求取不營產業而車服鮮明故謂自作黃金以給用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絮行著聞徵爲博

士涼州刺史病去官復舉賢良爲河南令歲餘以職

事爲府官所責師古曰太守之府免冠謝禹曰冠豈免安

復可冠也遂去官元帝初即位徵禹爲諫大夫數

虛已問以政事

師古曰虛已謂聽受其言也

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

困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

過八匹

師古曰秣養也謂以粟米飲也

牆塗而不凋木摩而不刻

師古曰凋字與

彫同彫畫也

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

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斂繇戍之役使

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

職而已

師古曰言天子以畿內賦斂自供千里之外令其以時入貢不欲煩勞也

故天下家給人

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官

女不過十餘廢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

師古

曰綈厚繒音徒奚反

器亡凋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轉

益甚臣下亦相放效

師古曰放音甫往反其下亦同

衣服履絳刀劍亂

於主上

師古曰絳古袴字

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

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

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

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

師古曰正曲曰矯復音方目反

臣

愚以爲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

君子樂節禮樂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也

方今

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

服官輸物不過十筭

師古曰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在齊地筭盛衣竹器音先嗣反

方今

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

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傳如

曰地理志河內懷蜀郡成都廣漢皆有工官工官主作漆器物者也師古曰如說非也三工官謂少府之屬官考工室也右工室也東園

匠也上言蜀漢主金銀器是不入三工之數也東西織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

匹臣禹嘗從之東宮師古曰從天子往太后宮見賜杯案盡文畫

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師古曰食讀曰飮東宮之費

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爲大飢餓死者是也今

民大飢而死死又不葬爲犬豬食師古曰食人之骸骨人至相

食而廐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

師古曰日日行步而動王者受命於天爲民父母固當若

作之以散充溢之氣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

前漢書四十一
填後宮

師古曰此填字讀與真同

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

不知禮正妄多臧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

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臧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

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

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

師古曰不能自

言減省之事

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

女皆大過度

師古曰取讀曰娶

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

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

師古曰曠空也室家空也

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

自上生

師古曰自從也上謂天子也

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臯也唯陛

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

分去二子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

十人餘悉歸之

師古曰言人產子多少自有定命非由廣妾媵也故請止留二十人

及諸陵

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

也廄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爲

田獵之囿

師古曰舍置也獨留置之其餘皆廢去

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

皆復其田以與貧民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方今天下飢饉可亡

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爲萬民

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

王上帝臨女母貳爾心

師古曰大雅大明之詩也諶誠也上帝亦天也言承天之意此誠難矣王

者之命不妄改易天常降監信可畏也母貳爾心機事易失勿猶豫也當仁不讓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當仁不

讓於師故引之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師古曰揆度也不可

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師古曰上下猶言高下謂苟順

從也上音時掌反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師古曰拳拳解在劉向傳下鮑宣傳

惓惓音義亦同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

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

戲及齊三服官遷禹為光祿大夫頃之禹上書曰

臣禹年老貧窮家些言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祖

褐不完師古曰祖者謂僅暨所著布長襦也褐毛布之衣也祖音暨有田百三十畝陛下

過意徵臣師古曰過猶誤也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至拜為

諫大夫秩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

師古曰奉音扶用反其下亦同

廩

食太官

師古曰謂大官給其食

又蒙賞賜四時雜繒絲絮衣服酒

肉諸果物德厚甚深疾病侍醫臨治

師古曰侍醫天子之醫也

賴

陛下神靈不死而活又拜爲光祿大夫秩二千石

奉錢月萬二千祿賜愈多家日以益富身日以益

尊誠非中茅愚臣所當蒙也

師古曰中古草字

伏自念終亡

以報厚德日夜慙愧而已臣禹犬馬之齒八十一

血氣衰竭耳目不聰明非復能有補益所謂素餐

尸祿滂朝之臣也

師古曰滂與汚同音一故反

自痛去家三千里

凡有一子年十二非有在家爲臣具棺槨者也誠恐

一旦躋什氣竭不復自還

師古曰躋音顛蹙也什音赴頓也

旋淒席薦於官室骸骨弃捐孤魂不歸不勝私願

願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

師古曰及身生謂及未死之前

死亡所恨天

子報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

師古曰生謂先生也史魚衛大夫史鮒也

論語稱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言其壹志

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孳

孳於民俗之所寡

師古曰孳與孜同孜孜不怠也寡少也言少有此人

故親近生幾

參國政

師古曰幾讀曰與

今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

退意豈有所恨與

師古曰與讀曰與

將在位者與生殊乎

師古

曰言志趣不同

往者嘗令金敞語生欲及生時祿生之子既

已諭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辨護生家雖百子

何以加傳曰亡懷土

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何必思故鄉

生其強飯慎疾以自輔後月餘以禹爲長信少府會御史大夫陳萬年卒禹代爲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禹以爲古民亡

賦筭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至於生子輒殺甚

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筭又言古者不以金錢爲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飢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

七十萬人常受其飢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

地臧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

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自五銖錢起已來

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富人積錢滿室

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

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師古曰若有萬錢為賈則獲二千之利而不

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者梓中把土

手足胼胝師古曰梓拔取也中古草字也把手搯之也胼胝也

千反胝音竹尸反搯音蒲交反已奉穀租又出橐稅師古曰橐禾稗也鄉部私求

不可勝供師古曰言鄉部之吏又私有所求不能供之故民弃本逐末耕者

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

師古曰賣田與人而更為商賈之業

窮則起為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姦

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

罷採珠王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為幣市井勿得

販賣

師古曰賤買貴賣曰販

除其租銖之律

師古曰租稅之法皆依田畝不得雜計百物之銖兩

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於農復古

道便

師古曰追遵古法於事便也復音扶目反

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

減其大半以寬繇役

師古曰繇讀曰徭

又諸官奴婢十萬餘

人戲游亡事稅良民以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

為庶人廩食

師古曰給其食

今代關東士卒乘北邊亭塞候

望

師古曰
乘登也

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

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禹又

言孝文皇帝時貴廉絜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

臧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

者伏其誅

師古曰
白明也

疑者以與民

師古曰罪
疑從輕也

亡贖罪之法

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

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

見功大威行遂從者欲

師古曰從讀曰
縱者讀曰嗜

用度不足乃行

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

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

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

職

師古曰上府謂所屬之府右職高職也

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

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

師古曰操持也切刻也操音千高反

故

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

師古曰謾誰也謾音慢又武連反

諄逆而勇猛者貴於官

師古曰諄亂也音布內反

故

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

書而仕官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

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執足目指

氣使是為賢耳

師古曰動目以指物出氣以使人

故謂居官而置富者

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

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

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

師古曰相諸侯相也守郡守也崇尚

也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

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

亡但免官

師古曰不止免官而已

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

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

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

師古曰懈讀曰懈

四海之

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

師古曰微亦無也折

斷也非孔子之言則無以為中也音竹仲反斷音丁煥反

況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

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

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

隊

師古曰決欲流之水抑將隊之物言其便易

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

欲爲治者其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

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

高祖之苦

師古曰言取醇厚天下艱難也

醇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

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調佞

師古曰遠離也

音于萬反

赦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

帳退僞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

農如此不解

師古曰解讀曰懈也

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

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

歲乃出口錢自此始又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及
省建章甘泉宮衛卒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餘
雖未盡從然嘉其實直之意禹又奏欲罷郡國廟
定漢宗廟迭毀之禮皆未施行

師古曰迭五也親盡則
毀故曰迭毀迭音大結

反爲御史大夫數月卒天子賜錢百萬以其子爲

郎官至東郡都尉禹卒後上追思其議竟下詔罷

郡國廟定迭毀之禮然通儒或非之語在韋玄成傳

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實舍字君倩

師古曰倩
音千見反

二人

相友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二龔龔少皆好學明經
勝爲郡吏舍不仕久之楚王入朝聞舍高名聘舍

為常侍不得已隨王歸國固辭願卒學復至長安

師古曰卒終也終其經業

而勝為郡吏三舉孝廉以王國人不得

宿衛補吏再為尉壹為丞勝輒至官迺去州舉茂

材為重泉令

師古曰重泉左馮翊縣也

病去官大司空何武執金

吾閭崇薦勝哀帝自為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為

諫大夫引見勝薦龔舍及亢父甯壽濟陰侯嘉

師古

曰亢音抗父音甫

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賢平常為駕

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

師古

曰唯唯恭應之詞也音弋葵反

有詔為駕龔舍侯嘉至皆為諫大夫甯

壽稱疾不至勝居諫官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貧盜

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數見不可不憂制度泰

奢刑罰泰深賦斂泰重宜以儉約先下其言祖述

王吉貢禹之意爲大夫二歲餘遷丞相司直徙光

祿大夫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乃復還

勝光祿大夫

師古曰依舊官

諸吏給事中勝三量賢亂制度

繇是逆上指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後歲餘丞相王嘉上書薦故

廷尉梁相等尚書劾奏嘉言事忤意迷國罔上不

道下將軍中朝者議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光

祿大夫孔光等十四人皆以爲嘉應迷國不道法

勝獨書議曰嘉資性邪僻所舉多貪殘吏位

列三公陰陽不和諸事並廢咎皆繇嘉

師古曰繇讀與

由迷國不疑

文穎曰信必迷國不疑也

今舉相等過微薄日暮議

者罷明旦復會左將軍祿問勝君議亡所據今奏

當上宜何從

師古曰今欲奏此事君定從何議也

勝曰將軍以勝議不可

者通劾之

師古曰并劾勝

博士夏侯常見勝應祿不和起至

勝前謂曰宜如奏所言

師古曰謂如尚書所劾奏也

勝以手推常曰

去後數日復會議可復孝惠孝景廟不議者皆曰

宜復勝曰當如禮常復謂勝禮有變勝疾言曰去

是時之變

師古曰疾急也言時人意自變耳禮不變也

常恚謂勝曰我視君何

若

師古曰何若言無所似也

君欲小與衆異外以采名君乃申徒狄

屬耳

服虔曰躬之末世介士也自沈於河者

先是常又爲勝道高陵有子

殺母者勝白之尚書問誰受

師古曰言於誰聞之也

對曰受夏

侯常尚書使勝問常常連恨勝

師古曰連恨謂再被謂去

即應曰

聞之白衣戒君勿言也

服虔曰聞之白衣耳戒君勿言之如何便上之邪師古曰白衣給官府趨

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固之屬

奏事不詳妄作觸罪

師古曰言奏事不審妄有發作自觸罪

勝窮亡以對尚書即自劾奏與常爭言淦辱朝廷

事下御史中丞召詰問劾奏勝吏二千石常位大

夫皆幸得給事中與論議

師古曰與讀曰豫

不崇禮義而居

公門下相非恨疾言辯訟媚謾亡狀

師古曰疾急也媚古情字謾讀與慢

同亡狀無善狀也

皆不敬制曰貶秩各一等勝謝罪乞骸骨

上乃復加賞賜以子博爲侍郎出勝爲渤海太守
勝謝病不任之官積六月免歸上復徵爲光祿大
夫勝常稱疾卧數使子上書乞骸骨會哀帝崩初
琅邪邴漢亦以清行徵用至京兆尹後爲太中大

夫王莽秉政勝與漢俱乞骸骨自昭帝時涿郡韓
福以德行徵至京師賜策書束帛遣歸詔曰朕聞
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行道舍傳

舍

師古曰於傳舍上宿若
今官人行得過驛也

縣次具酒肉食從者及馬

師古曰
道次給

酒肉并飲其從者
及馬也食讀曰飲

長吏以時存問常以歲八月賜羊壹

頭酒二斛不幸死者賜複衾一祠以中牢於是王

莽依故事白遣勝漢策曰惟元始二年六月庚寅
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耆艾二人以老病罷太皇太
后使謁者僕射策詔之曰蓋聞古者有司年至則
致仕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今大夫年至矣朕
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上子若孫若同產同產
子一人師古曰同產兄弟也
同產子即兄弟子也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終高
年賜帛及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衣衾皆如韓福故
事所上子男皆除爲郎於是勝漢遂歸老于鄉里
漢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
自免去其名過出於漢初龍其舍以龔勝薦徵爲諫

大夫病免復徵為博士又病去頃之哀帝遣使者

即楚拜舍為太山太守

師古曰即猶就也

舍家居在武原使

者至縣請舍欲令至廷拜授印綬

師古曰廷謂縣之庭內

舍曰王

者以天下為家何必縣官遂於家受詔便道之官

既至數月上書乞骸骨上徵舍至京兆東湖界

師古

曰湖縣也時屬京兆

固稱病篤天子使使者收印綬拜舍為光

祿大夫數賜告舍終不肯起乃遣歸舍亦通五經

以魯詩教授舍勝既歸鄉里郡二千石長吏初到

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舍年六十八王莽居

攝中卒莽既篡國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

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莽遣使者即拜勝為講學

祭酒師古曰即就也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

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即

拜師古曰就家秩上卿先賜六月祿直以辨裝使者

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

入勝里致詔師古曰行義謂鄉邑有行義之人使者欲令

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為牀室中戶西南牖

下師古曰牖窓也於戶東首加朝服師古曰按引也卧

首加朝服大帶於體也論語稱孔子疾君視之東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

致詔付璽書遷延再拜奉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

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爲政思聞所

欲施行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

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

師古曰示若尊敬無益使者故謂之使君

無益

萬分使者要說

師古曰要音一遙反說音式銳反

至以印綬就加勝身

勝輒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者熱勝病少氣

可須秋涼廼發

師古曰頤待也

有詔許使者五日壹與太守

俱問起居爲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

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

意必爲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

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今年老矣旦

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敕

以棺斂喪事

師古曰棺音工煥反斂音力贍反

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

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

師古曰若某并多設器備則恐被搖故云動吾冢也亦不得種柏

及作祠堂皆不隨俗

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

七十九矣使者太守臨斂賜複衾祭祠如法門人

衰經治喪者百數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

庠薰以香自燒膏以明白銷

師古曰薰芳草

龔生竟天天年

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勝居壺城廉里後

世刻石表其里門

鮑宣字子都潁海高城人也好學明經爲縣鄉嗇

夫守東州丞

師古曰東州渤海之縣也

後為都尉太守功曹舉孝

廉為郎病去官復為州從事大司馬衛將軍王商

辟宣薦為議郎後以病去哀帝初大司空何武除

宣為西曹掾甚敬重焉薦宣為諫大夫遷豫州牧

歲餘丞相司直郭欽奏宣舉錯煩苛代二千石

署吏聽訟所察過詔條

師古曰出六條之外

行部乘傳去法駕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傳音張戀反

駕一馬

師古曰言其單率不依典制也

舍宿鄉亭為衆

所非宣坐免歸家數月復徵為諫大夫宣每居位

常上書諫爭其言少文多實是時帝祖母傅太后

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封爵親屬丞相孔光大司

空師丹何武大司馬傅喜始執正議失傅太后指
皆免官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宜以諫大夫從
其後上書諫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
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師古曰塞滿也妨賢人路濁亂天下
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
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
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服虔曰魁壘壯貌也師古曰
魁音口賄反壘音磊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師古曰喟然歎息貌音丘位反憂國
如飢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
在公門省戶下師古曰敦謂厚重也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

海內其難

師古曰共讀曰恭

今世俗謂不智者為能謂智者

為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

師古曰四罪謂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於崇山

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也

今除一吏而眾皆惑古刑人尚服今

賞人反惑

鄧展曰不得其人使之天下惑也

請寄為姦

師古曰請寄謂以事私相託也

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

並起吏為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

師古曰亡謂失其作業也

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吏賦租稅二

亡也

師古曰吏謂為吏卒也音工行反

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

師古

曰並依也音步浪反

豪強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

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迤六亡也

晉灼曰迤古列

字也師古曰言聞桴鼓之聲以為有盜賊皆當遮列而追捕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

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師古曰毆擊也音一

反口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

四死也師古曰橫音胡孟反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

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

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

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師古曰守郡守也相諸侯相也羣臣幸

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

流教化者邪師古曰惻隱皆痛也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

利而已師古曰務稱賓客所求也稱音尺孕反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

尸祿為智

師古曰尸主也不憂其職但主食祿而已

謂如臣官等為愚陛下擢

臣巖穴誠冀有益豪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

高門之地哉

晉灼曰高門殿名也師古曰在未央宮中

天下乃皇天之天下

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元

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

師古曰尸鳩曹國風之篇也其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

傲人君子其儀一兮言尸鳩之鳥養其子七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布德施惠亦當然也尸鳩拮鞠也拮音居黠反

今貧民

菜食不厭衣又穿空

師古曰厭飽足也空孔也

父子夫婦不能相

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

師古曰安焉也柰

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

奴從賓客漿酒霍肉

劉德曰視酒如漿視肉如霍也師古曰霍豆葉也貧人茹之也

蒼頭

盧見皆用致富非天意也

孟康曰黎民黔首黎黔皆黑也下民陰類故以黑為號漢名奴為蒼

頭非純黑以別於良人也諸給殿中者所居為盧蒼頭侍從因呼為盧見臣瓚曰漢儀注官奴給書計從侍中已下為蒼頭青儼

及

汝昌侯傳高之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

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

師古曰此官不當加

於此人此人不當受於此官也

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

師古曰說

方陽

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衆彊可用獨立

姦人之雄或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

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

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

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

師古曰更亦歷也音

工衡反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師古曰建立也圖謀也龔

勝爲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爲姦

師古曰委輸謂輸委積者也委音迂僞反輸音式輸反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

忍退武等海內失望師古曰小有不快於心不能忍之也陛下尚能容亡

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

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

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薄

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獨不知多受

祿賜美食大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仇怨

安身邪誠迫大義官以諫爭爲職不敢不竭愚惟

陸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

天地之戒臣宣訥鈍於辭

師古曰訥亦訥字也

不勝惓惓盡死

節而已上以宣名儒優容之是時郡國地震民訛言

行籌壽明年正月朔日蝕上乃徵孔光免孫寵息

夫躬罷侍中諸曹黃門郎數十人宣復上書言陸

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已來父衛明母

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

如淳曰正月一日為歲之朝月之朝

日之朝始由朝也

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

何況於日衛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

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餐之人

師古曰仄古側字也

徵拜孔

光爲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

國衆庶歎然莫不說喜

師古曰歎音倉說音悅次亦同也

天人同心人

心說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蚺日連陰不

雨

師古曰蚺音干

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

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

師古曰葭音王通葭音乎葭莩音餘輕薄而附

著也解在景十三王傳

但以今色諛言自進

師古曰今善也諛諂也

賞賜亡度

竭盡府臧并合三第尚以爲小復壞暴室

師古曰時以三第總

爲一第賜賢猶嫌陋小復取暴室之地以增之也

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

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

師古曰爲賢第上持時行夜者晉下更反

上冢有

會輒太官爲供海內貢獻當養二君今反盡之賢

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

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

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

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

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師古曰視復徵

何武師丹彭宣傅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師古曰

曰易建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高門去省戶數十步

求見出入二年未省師古曰不欲使海濱穴陋自通

遠矣師古曰瀕涯也願賜數刻之閒師古曰刻漏極竭

髦之思師古曰髦音沐沐猶蒙蒙也如淳曰謹愿之貌也退入三泉死亡所恨師古曰

曰三重之泉
言其深也

上感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旬月皆

復為三公拜宣為司隸時哀帝改司隸校尉但為

司隸官比司直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

師古曰行
音下更反

官

屬以令行馳道中

如淳曰今諸使有制得行馳道中
者行旁道無得行中央三丈也

宣出

逢之使吏鉤止丞相掾史

師古曰
鉤留也

沒入其車馬摧辱

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隸官欲捕從事

閉門不肯內

師古曰御史欲捕從事
而司隸閉門不得入也

宣坐距閉使者亡

人臣禮大不敬不道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

咸舉幡大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

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

師古曰朝日謂
早旦欲入朝也

丞相

車不得行又守闕上書上遂抵宣罪減死一等

髡鉗宣既被刑乃徙之上黨以爲其地宜田牧又

少豪俊易長雄

師古曰長爲之長帥也雄爲之雄豪也

遂家于長子

師古曰上黨之

縣也長讀如本字

平帝即位王莽秉政陰有篡國之心乃風

州郡以旱法案誅諸豪桀

師古曰風讀曰調

及漢忠直臣不附

已者宣及何武等皆死時名捕隴西辛興

師古曰詛顯其名而

捕之興與宣女壻許緡俱過宣一飯去

師古曰飯音扶晚反

宣不

知情坐繫獄自殺自成帝至王莽時清名之士琅

邪又有紀逡王思齊則薛方子容太原則郇越臣

仲郇相稚賓沛郡則唐林子高唐尊伯高

師古曰并列其

人本土及姓名字也後皆類此逡音千旬反郇音荀又音胡頑反今荀郇二姓並有之俱稱周武王之後也皆以明經

飭行顯名於世

師古曰飭謹也讀與敕同

紀逡兩唐皆仕王莽封侯

貴重歷公卿位唐林數上疏諫正有忠直節唐尊

衣敝復空

服虔曰復猶復也師古曰衣音於既反著敝衣躡空履也空穿也

以瓦器飲食又

以歷遺公卿

服虔曰以瓦器遺之

被虛僞名

師古曰被音皮義反

郇越相同

族昆弟也並舉州郡孝廉茂材數病去官越散

其先人訾千餘萬以分施九族州里志節尤高相

王莽時徵爲太子四友病死莽太子遣使祝以衣

衾

師古曰贈喪衣服曰祝祝音式芮反其字從衣

其子攀棺不聽曰死父遺言

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子得託友官故不

受也京師稱之薛方嘗爲郡掾祭酒嘗徵不至及

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

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張晏

曰許由隱於箕山在陽城有許由祠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强致師古曰說讀曰悅

方居家以經教授喜爲屬文師古曰喜音許吏反屬音之欲反著詩賦

數十篇始隃廩郎欽哀帝時爲丞相司直師古曰隃廩扶風之

縣也隃音隃奏免豫州牧鮑宣京兆尹薛修等又奏董賢左

遷盧奴令平帝時遷南郡太守而杜陵蔣詡元卿

爲兗州刺史亦以廉直爲名王莽居攝欽詡皆以

病免官歸鄉里卧不出戶卒於家齊栗融客卿北

海禽慶子夏蘇章游鄉山陽曹竟子期皆儒生去
官不仕於莽莽死漢更始徵竟以爲丞相封侯欲
視致賢人銷寇賊師古曰視讀曰示竟不受侯爵會赤眉入
長安欲降竟竟手劍格死世祖即位徵薛方道病
卒兩龔鮑宣子孫皆見褒表至大官

贊曰易稱君子之道也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師古曰上繫辭

也謂發跡雖異同歸於道言其各得道之一節譬諸草木區以別

矣師古曰言蘭桂異類而各芬馨也

故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

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懷祿耽寵以失其世者多

矣

師古曰懷思也言不能去

是故清節之士於是為貴然大率多

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貢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

道勝實蹈焉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今龔勝不受莽官蹈斯之迹

也貞而不諒薛方近之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貞而

不必信也薛方志避亂朝

諛引巢許為喻近此義也郭欽蔣詡好遜不汙絕紀唐矣

師古曰欽詡不仕於莽遜逃濁亂不汙其節殊於紀遼及兩唐

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韋賢傳第四十三 班固 漢書七十三

團 團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注

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子孟家本彭城為

楚元王傳傳子夷王及孫王戊師古曰官為楚王傳而歷相三王也戊某

淫不遵道孟作詩風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又作

一篇其諫詩曰

肅肅我祖國自豕韋應劭曰在商為豕韋氏也黼衣朱紱四牡龍

旂師古曰黼衣畫為斧形而白與黑為彩也朱紱為朱裳畫為亞文也亞古弗字也故因謂之紱字又作黻其音同聲彤弓

斯征撫寧遐荒師古曰言受彤弓之賜於此得專征伐也總齊羣邦以翼大

商師古曰翼佐助也迭彼大彭勳績惟光應劭曰國語曰大彭豕韋為商伯師古曰迭互也自

言韋氏與大彭互為伯於殷商也迭徒結反

至于有周歷世會同

師古曰繼為諸侯預盟會之事

也王叔聽譖寔絕我邦

應劭曰王叔周末王聽譖受譖絕韋氏也

我邦既絕

厥政斯逸

應劭曰言自絕韋氏之後政教逸漏不由王者也臣瓚曰逸放也管仲曰令而不行謂之放師古曰瓚說是

也賞罰之行非繇王室

師古曰繇與由同也

庶尹羣后靡扶靡

衛五服崩離宗周以隊

應劭曰五服謂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也師古曰庶尹衆官之長也羣

后諸侯也隊失也音直類反

我祖斯微

師古曰言我之先祖於此遂微也遷古遷字其下並

同在予小子勤諉厥生

師古曰諉數聲音許其反

阮止嫚秦耒耜

以耕

師古曰言遭秦暴嫚無有列位躬耕於野

悠悠嫚秦上天不寧廼眷南

顧授漢于京

師古曰高祖起在豐沛於秦為南故曰南顧言以秦之京邑授與漢也

於赫有漢

四方是征

師古曰於讀曰烏烏歎辭也赫明貌凡此詩中諸歎辭稱於者其音皆同

靡適不懷

萬國鹵平

師古曰懷思也來也鹵古敝字敝所也言漢兵所往之處人皆思附而來萬國所以平也

廼命厥

弟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傅是輔兢兢元王恭儉

淨壹

師古曰兢兢謹戒也

惠此黎民納彼輔弼饗國漸世垂烈

于後

師古曰元王立二十七年而薨垂遺業於後嗣也

廼及夷王克奉厥緒咨命

不永唯王統祀

師古曰咨嗟也永長也夷王立四年而薨伐乃嗣位故言不永也

左右陪臣

此惟皇士

師古曰爾雅云皇正也

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覆

冰以繼祖考

師古曰惟亦思也言不思念敬慎如復薄冰之義用繼其祖考之業也

邦事是廢

逸游是娛犬馬繇繇是放是

驅師古曰繇繇放犬也驅驅馬也

務彼鳥獸忽此稼苗烝民以匱我王以媮

師古曰媮與偷同樂

也言衆人失此稼穡以致困匱而王反以為樂也

所弘非德所親非俊唯囿是恢

唯諛是信

師古曰夜大也諛諛言也

喻喻諂夫嗁嗁黃髮

如淳曰喻喻自媚貌

也師古曰嗁嗁言也

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藐下臣

追欲從逸

應劭曰藐遠也言疎遠忠賢之輔追情欲從逸遊也臣瓚曰藐陵藐也師古曰藐與藐同應說是也下臣

孟自謂也

嫚彼顯祖輕茲削黜嗟嗟我王漢之睦親

從讀曰縱

曾不夙夜以休令聞

師古曰休美也令善也聞聲名也

穆穆

天子臨爾下土明明羣司執憲靡顧

師古曰靡無也言執天子之法無所

顧望也顧讀如古協韻

正遐繇近殆其怙茲

師古曰言欲正遠人先從近親始而王怙恃與漢戚

屬不自勗慎以致危殆也繇讀與由同

嗟嗟我王曷不此思非思非鑒嗣

其罔則

師古曰不思鑒戒之義是令後嗣無所法則也

彌彌其失岌岌其國

應劭

曰彌彌猶稍稍也罪過茲甚也岌岌欲毀壞也師古曰岌岌危動貌音五合反

致冰匪霜致隊靡嫚瞻

惟我王昔靡不練

師古曰言堅冰之成起於微霜隕隊之咎由於怠嫚也練猶閱歷之言往往昔之事皆在王

心無所不閱也

興國救顛孰違悔過追思黃髮秦繆以霸

師古

曰言興復邦國救止顛隊之道無如能自悔其過惡秦穆公伐鄭爲晉所敗而歸乃作秦誓曰雖則貞然尚猶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謂雖有貞然之失庶幾以道謀於黃髮之賢則行無所過矣黃髮老壽之人也謂髮落更生黃者也貞與云同歲月其徂年

其逮者

師古曰逮及也者者老人面色如垢也言歲月驟往年將及者不可殆忽於昔君子庶顯

于後

師古曰於歎辭也言昔之君子庶幾善道所以能光顯於後世也

我王如何曾不斯覽

師古曰覽視也叶韻音監

黃髮不近胡不時監

師古曰黃髮不近者斥遠耆老之人也近其漸反

其在鄒詩曰

微微小子既耆且陋

師古曰自言年老持質鄙陋也

豈不牽位穢我王

朝

應劭曰言豈不戀此爵位乎以王朝行穢不肅清故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恐己穢王朝所以去耳故下又言懼穢此征也

王朝

肅清唯俊之庭顧瞻余躬懼穢此征

李奇曰於此便行也師古曰此皆孟

已去遜辭不欲顯王之過惡也

我之退征請于天子天子我恤矜我髮

齒赫赫天子明哲且仁縣車之義以泊小臣

應劭曰古者七

十縣車致仕泊及也天子以縣車之義及我也師古曰泊鉅異反

嗟我小子豈不懷土庶幾王之

寤越遷于魯

應劭曰言豈不懷土乎庶幾王之寤覺欲還輔相之相近居魯也

既去禰祖惟

懷惟顧

師古曰父廟曰禰言去其父祖舊居所以懷顧也禰乃禮反

祁祁我徒戴負盈

路

師古曰祁祁衆貌一曰祁祁徐行也徒謂學徒也戴負者謂隨其徙居也

爰戾于鄒鬚茅作堂

師古曰戾至也鬚字與前同

我徒我環築室于牆

師古曰環遠也

存我舊夢我瀆上立于王朝

應劭曰瀆上孟所居壺城也東里名也猶不忘本也

其

夢如何夢爭王室其爭如何夢王我弼

師古曰弼戾也言夢爭王室之

事王違戾我言也寤其外邦歎其喟然師古曰夢在王朝及寐之寤乃在鄒也寤覺也喟丘伍反

覺工効反念我祖考泣涕其漣師古曰漣漣位下貌音連微微老夫咨

既遷絕師古曰咨嗟也絕謂與舊居絕也洋洋仲尼視我遺烈師古曰洋洋美盛也

烈業也視讀曰示孔子鄒人故濟濟鄒魯禮義唯恭誦習言示我遺業也併音祥又音羊

弦歌于異他邦師古曰言禮樂之教不同餘土也我雖鄙耆心其好而

我徒侃爾樂亦在而師古曰而者句端之辭侃和樂貌音口且反孟卒于鄒或

曰其子孫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是詩也自孟

至賢五世賢為入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師古曰篤厚也兼通禮尚書

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為博士給事中進授

昭帝詩稍遷光祿大夫詹事至大鴻臚昭帝崩無

嗣大將軍霍光與公卿共尊立孝宣帝帝初即位

賢以與謀議安宗廟賜爵關內侯食邑師古與徒讀曰豫

為長信少府師古曰長信者太后宮名為太后官屬也以先帝師甚見尊

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相封扶陽侯孟康曰屬沛郡食邑

七百戶時賢七十餘為相五歲地節三年以老病

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

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謚曰節侯賢四子長子方山

為高寢令早終次子弘至東海太守次子舜留魯

守墳墓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

諺曰遺子黃金滿籝不如一經如淳曰籝竹器可受三四斗今陳留俗有此器蔡謨

曰滿篇者言其多耳非器名也若論陳留之俗則吾陳人也不聞有此
器師古曰計慎說文解字云篇斂也揚雄方言云陳楚宋魏之間謂篇
為篇斂然則篇龍之屬是也今書本篇
字或作盈又是盈滿之義蓋兩通也
玄成字少翁以父

任為郎常侍騎少好學修父業尤謙遜下士
師古曰輟從下胡亞

反出遇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
師古曰輟從者之車馬也

以為常其接人貧賤者益加敬繇是名譽曰廣
師古曰輟從

曰繇與以明經擢為諫大夫遷大河都尉
服虔曰今東平郡也本為濟東

國後王國除初玄成兄弘為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
為大河郡

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以弘當為嗣故勅令自免

師古曰恐其有罪見黜妨弘懷謙不去官
師古曰謂若欲代父為繼嗣故令以病去官也
為侯故避嫌不肯也

及賢病篤弘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室家問賢

當為後者賢恚恨不肯言於是賢門下生博士義

倩等與宗家計議

師古曰博士姓義名倩也宗家賢之同族也倩千見反

共矯賢令

師古曰矯託也

使家丞上書言大行

師古曰為文書於大行以言其事也

以大河都

尉立成為後賢薨立成在官聞喪又言當為嗣立成

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為病狂卧便利妄笑語昏亂

曰便利大小便

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狂不應召大鴻臚

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立成素有名聲士大夫

多疑其欲讓爵辟兄者

師古曰辟讀曰避

案事丞相史廼與

立成書

師古曰即案驗立成事者

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

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為狂癡光曜

晦而不宣

師古曰晦讀與暗同

微哉子之所託名也

李奇曰名僕聲名也

僕

素愚陋過爲宰相執事

師古曰過猶謬也

願少聞風聲不然

恐子傷高而僥爲小人也立成友人侍郎章亦上

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爲國宜優養立成勿枉其志

師古曰枉屈也

使得自安衡門之下

師古曰衡門謂橫一木於門上貧者之所居也

而丞相

御史遂以立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立

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以立成爲河南太守

兄弘太山都尉遷東海太守數歲立成徵爲未央

衛尉遷太常坐與故平通侯楊惲厚善惲誅黨友

皆免官後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

師古曰淖泥也音女教反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等

輩數人皆削爵為關內侯立成自傷貶黜父爵數

曰吾何面目以奉祭祀作詩自劾責曰赫矣我祖

侯于豕韋賜命建伯有殷以綏師古曰建立也立為伯也綏安也以此伯故天下

也厥績既昭車服有常朝宗商邑四牡翔翔師古曰翔翔安

貌舒德之令顯慶流于裔宗周至漢羣后歷世應劭曰歷世有

位師古曰元肅肅楚傳輔翼元夷王夷王也厥駟有庸惟慎惟

祗孟康曰駟駟馬也尚書車服以庸庸功也師古曰庸亦常也即上車服有常同義也祗敬也嗣王孔佚越遷

于鄒師古曰孔甚也佚與逸同五世壙僚至我節侯應劭曰自孟至賢五世無官壙空也惟

我節侯顯德遐聞師古曰聞合韻音問左右昭宣五品以訓師古

曰左右助也言爲相也五品五敎也訓理也左讀曰佐右讀曰佑既耆致位惟懿師古曰言以年

致仕也懿美也奐賜祁祁師古曰祁祁行來貌泊及也金洎館師古曰祁祁行來貌泊及也國彼扶

陽在京之東惟帝是留政謀是從繹繹六轡是列

是理師古曰繹繹和調之貌威儀濟濟朝享天子天子穆穆是

宗是師師古曰穆穆天子之容也宗尊也言天子尊之以爲師四方遐爾觀國之輝

師古曰輝光也茅土之繼在我俊兄惟我俊兄是讓師古曰

曰形見也言其謙讓志節顯見也於休厥德於赫有聲師古曰於皆歎辭也休美也致

我小子越留於京師古曰言致爵位於己身而留在京師豫朝請惟我小子不

肅會同師古曰肅敬也嬖彼車服黜此附庸師古曰嬖古惰字也削爵爲關內侯故云

黜此附庸言見黜而爲附庸也赫赫顯爵自我隊之微微附庸自我

招之誰能忍媿寄之我顏誰將遐征從之夷蠻師古

曰言已恥辱之甚無所自措故曰誰有能忍媿者以我顏寄之誰欲遠行去者當與相從適於蠻夷不能見朝廷之士也於赫

三事匪俊匪作於蔑小子終焉其度師古曰於歎辭也三事三公之位也

度居也言三公顯職以賢俊爲之我雖微蔑方自免厲終當居此也度大各反後並同誰謂華高企其齊

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師古曰華華山也華山雖高企仰則能齊觀道德不易克厲然庶幾

可及嗟我小子于貳其尤師古曰于往也尤過也自戒云今以往勿貳其過一曰貳謂不一也

言心不專一隊彼令聲申此擇辭師古曰令善也擇可擇致此過也之辭一曰擇謂創也

四方羣后我監我視威儀車服唯肅是履師古曰初戒他久初

宣帝寵姬張婕妤好男淮陽憲王好政事通法律上

奇其材有意欲以爲嗣然用太子起於細微又早

失母故不忍也久之上欲感風憲王輔以禮讓之

臣

師古曰風讀曰諷

乃召拜玄成為淮陽中尉是時王未就

國玄成受詔與太子太傅蕭望之及五經諸儒雜

論同異於石渠閣條奏其對及元帝即位以玄成

為少府遷太子太傅至御史大夫永光中代于定

國為丞相貶黜十年之間遂繼父相位封侯故國

榮當世焉玄成復作詩自著復玷缺之難

師古曰王缺曰

玷復房目反難古

因以戒示子孫曰於肅君子既令厥

德

師古曰於歎辭也肅敬也令善也言君子之人皆肅敬以善其德也

儀服此恭棣棣其則

李奇曰善威儀也師古曰詩邶柏舟曰威儀逮逮不可選也逮逮閑習之貌音徒繼反

咨余小子既德靡

逮師古曰逮及也曾師古曰曾是車服荒嫚以隊師古曰曾明明天

子俊德烈烈不遂我遺恤我九列師古曰恤安也九列卿之位謂少府我

既茲恤惟夙惟夜師古曰夙早也言畏忌是申供事靡

情師古曰申言自約束也情古情字天子我監登我三事師古曰監察也三事三公之位謂丞

相顧我傷隊爵復我舊我既此登望我舊階先后

茲度漣漣孔懷應劭曰我既此登為丞相也先后茲度父所在也臣瓚曰案古文宅度同師古曰先后即先君

也也以父昔居此位故泣涕而甚思之也司直御事我熙我盛師古曰司直丞相司直也御事治事之吏

也言司直及治事之人助我興盛而為職務也羣公百僚我嘉我慶于異卿士非

同我心三事惟艱莫我肯矜師古曰言已居尊位懼不克勝而羣公百官皆來相慶是

與我心赫赫三事力雖此畢非我所度退其罔曰師古

曰我雖畢力於此然懼非所居貶退無日

昔我之隊畏不此居

師古曰居合口韻音基庶反今

我度茲戚戚其懼

師古曰度亦居也

嗟我後人命其靡常靖享

爾位瞻仰靡荒

師古曰靖謀也享當也言天命無常唯善是祐謀當爾位無荒怠也

慎爾會

同戒爾車服無媚爾儀以保爾域

師古曰媚亦古情字也域謂封邑也

爾

無我視不慎不整我之此復惟祿之幸

師古曰言我之得復此爵乃蒙

天之福幸而遇之爾等不當視効而怠慢也

於戲後人惟肅惟栗

師古曰於戲讀曰嗚乎

無

忝顯位以蕃漢室立成爲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

父賢而文采過之建昭三年薨謚曰共侯初賢以

昭帝時徙平陵立成別徙杜陵病且死因使者自

白曰不勝父子恩願乞骸骨歸葬父墓上許焉子

頃侯寬嗣薨子僖侯育嗣薨子節侯沈嗣自賢傳
國至玄孫乃絕玄成兄高寢令方山子安世歷郡
守大鴻臚長樂衛尉朝廷稱有宰相之器會其病
終而東海太守弘子賞亦明詩哀帝爲定陶王時
賞爲太傅哀帝即位賞以舊恩爲大司馬車騎將
軍列爲三公賜爵關內侯食邑千戶亦年八十餘
以壽終宗族至吏二千石者十餘人初高祖時令
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帝廟爲太
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爲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國各
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三年復尊孝武廟爲

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

八合百六十七所

師古曰六十八者郡國之數也百六十七所宗廟之數也

而京師自

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

廟

師古曰悼皇考者宣帝之父即史皇孫

并為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

便殿

如淳曰黃圖高廟有便殿是中央正殿也師古曰如說非也凡言便殿便殿便室者皆非正大之處寢者陵上正殿若平生露寢矣

便殿者寢側之別殿耳

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

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

如淳曰月祭朔望加臘為二十五晉灼曰漢儀注宗廟一歲十二祠五月嘗

麥六月七月三伏立秋糈饗又嘗案八月先夕饋殮皆一太牢酎祭用九太牢十月嘗稻又飲蒸二太牢十月嘗十二月臘二太牢又每月一

太牢如閏加一祀與此上十二為二十五祠師古曰晉說是也

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

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

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
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
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
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至元帝時貢禹奏言古
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
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
卒永光四年乃下詔先議罷郡國廟曰朕聞明王
之御世也遭時爲法因事制宜師古曰言不必同也往者天下
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以立宗廟師古曰親謂親臨幸處也蓋
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師古曰銷遏逆亂使不得萌生今賴天地之

靈宗廟之福四方同軌蠻貊王臣

師古曰同軌言車轍皆同示教化齊

也久遵而不定令跡遠卑賤共承尊祀

師古曰共讀曰恭

殆

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

如不祭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與讀曰預

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

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丞相立成御史大夫鄭

弘太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歐陽地餘諫大夫尹更

始等七十人皆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出

生於心也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故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

饗親

師古曰言情禮皆備

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

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

不易之道也

師古曰易改也

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

辟公天子穆穆

師古曰此周頌雍篇節太祖之詩也雍雍和也肅肅敬也相助也辟百辟卿士也公諸侯也有來

而和者至而敬者助主禘祭是百辟諸侯也天子是時則穆穆然承事也

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

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臣等愚以為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勿復修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罷郡國廟後月餘復下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師古曰著亦明也朕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戰栗恐懼不敢自顯師古

曰顯與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

士議立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

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師古曰迭

則毀故云迭也音大結反毀廟之主臧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

壹禘壹祫也師古曰殷大也禘諦也一一祭祫祭者毀廟

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

復為昭古之正禮也師古曰昭穆者父子易其號序也昭明

為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師古曰祖以其祖配之

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

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

之殺示有終也

師古曰殺漸降也音所例反

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

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

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

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

師古曰二聖文王武王也

制禮作樂

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為謚而已

師古曰謂之成王則是以行表謚也

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

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

臣愚以

為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

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

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百王孝惠孝文孝景

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

張晏曰悼皇考於元帝祖也

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為孝文皇

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帑不私

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是不私其利也帑讀與罔同出美人重絕人類賓賜

長老收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宜為帝

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為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

色攘四夷宜為世宗之廟師古曰忠尹忠也攘卻也諫大夫更始

等十八人以為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

於是上重其事師古曰重難也依違者一年師古曰依違者不決也乃下

詔曰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

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為天下誅暴除

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為代王諸呂
作亂海內搖動然群臣黎庶靡不壹意北面而歸
心猶謙辭固讓而後即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
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為
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
甚樂之孝宣皇帝為孝昭皇帝後於義壹體師古曰
一體謂
俱為昭也禮孫與祖俱為昭宣
之於昭帝為從孫故云於義一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
皆親盡其正禮儀立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
毀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
皇帝為太宗孝景皇帝為昭孝武皇帝為穆孝昭

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為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

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皇帝為

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奏可議者又以

為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師古曰清廟周頌

云於穆清廟肅雍顯相又曰對越在天騁奔走在廟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衆風

雨之氣非所謂清靜也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

敬師古曰此禮記祭法之說言瀆煩汗也數所角反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諸寢園

日月間祀皆可勿復修師古曰間音工覓反上亦不改也明年

玄成復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

不得配食則薦於寢師古曰適讀曰嫡也身沒而已陛下躬至

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
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奏可後歲
餘立成薨匡衡爲丞相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
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上詔問衡議欲復之衡
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惶恐禱高祖孝文孝武
廟曰嗣曾孫皇帝恭承洪業夙夜不敢康寧思育
休烈以章祖宗之盛功師古曰育養也
休美也烈業也故動作接神必
因古聖之經往者有司以爲前因所幸而立廟將
以繫海內之心非爲尊祖嚴親也今賴宗廟之靈
六合之內莫不附親廟宜一居京師天子親奉郡

國廟可止毋修皇帝承肅舊禮尊重神明即告于

祖宗而不敢失

師古曰不敢失禮

今皇帝有疾不豫廼夢祖

宗見戒以廟楚王夢亦有其序

師古曰序緒也謂端緒也

皇帝悼懼

即詔臣衡復修立謹案上世帝王承祖禰之大禮

皆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

之義以民爲本間者歲數不登百姓困乏郡國廟

無以修立禮凶年則歲事不舉以祖禰之意爲不

樂是以不敢復

師古曰復音房曰反

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

之心各盡在臣

衡

師古曰如若也中音竹仲反

當受其殃大被其疾

隊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慎宜蒙祐福唯高皇

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少自察右饗皇帝之孝

師古曰右讀曰

祐開賜皇帝眉壽亡疆

師古曰眉壽言長壽考而眉秀也疆竟也

令所疾日

瘳平復反常

師古曰反猶還也

永保宗廟天下幸甚又告謝

毀廟曰往者大臣以爲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

取象於天地

師古曰休美也典法也

天序五行人親五屬

師古曰五屬謂

同族之五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總麻也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

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

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

師古曰墮毀也烈業也繼謂始嗣位者也墮火規反

陳太祖間歲而祫

師古曰間歲隔一歲也

其道應天故福祿永

終太上皇非受命而昌蜀盡義則當遷又以爲孝莫

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

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

李奇曰不得信尊其父也公子去其所而爲太宗後尚得私祭其母爲孫則止不得祭公子母也明繼祖不復顧其私祖母也師古曰信

讀曰伸尊祖嚴父之義也寢日四上食園廟間祠皆

可亡修

師古曰間工覓反

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

皇帝聖德茂盛受命溥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

師古曰溥廣也

將大也欽敬也若善也稽考也商頌烈祖之篇曰我受命溥將虞書堯典曰欽若昊天又曰若稽古帝堯故衡摠引之

子孫本

文陳錫亡疆

師古曰詩大雅文王之篇曰陳錫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陳敷也載始也本本宗也支支

子也言子孫承受敷錫初始之福故得永久無窮竟也

誠以爲遷廟合祭久長之策

高皇帝之意廼敢不聽

師古曰言不敢不從

即以今日

師古曰令善也謂吉

也遷太上孝惠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以昭

祖宗之德順天人之序定亡窮之業今皇帝未受

茲福乃有不能共職之疾

師古曰共讀曰恭

皇帝願復修立

承祀臣衡等咸以爲禮不得

師古曰於禮不合也

如不合高皇

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

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盡在臣

衡等當受其咎今皇帝尚未平詔中朝臣具復毀

廟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復以爲天子之祀義有所

斷禮有所承違統背制不可以奉先祖皇天不祐

鬼神不饗六藝所載皆言不當

師古曰六藝之經也

無所依緣

以作其文事如失指罪廼在臣衡當深受其殃皇

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疾病平復永保宗廟與

天亡極羣生百神有所歸息

師古曰息止也

諸廟皆同文久

之上疾連年遂盡復諸所罷寢廟園皆修祀如故

初上定迭毀禮獨尊孝文廟爲太宗而孝武廟親

未盡故未毀上於是廼復申明之曰孝宣皇帝尊

孝武廟曰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焉

師古曰與讀音預其下亦同

他皆如舊制唯郡國廟遂廢云元帝崩衡奏言前

以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

師古曰卒終也

案衛

思后戾太子戾后園親未盡

師古曰言不當毀也

孝惠孝景廟

親盡宜毀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
武哀王祠請悉罷勿奉奏可初高后時患臣下
妄非議先帝宗廟寢園官故定著令敢有擅議者
棄市至元帝改制蠲除此令成帝時以無繼嗣河
平元年復復太上皇寢廟園世世奉祠昭靈后武
哀王昭哀后并食於太上寢廟如故又復擅議宗
廟之命師古曰復音方目反成帝崩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
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爲漢太祖孝
文皇帝爲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爲世宗
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爲迭毀之次當以時

定非令所爲擅議宗廟之意也臣請與群臣雜議

奏可於是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

十三人皆以爲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

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

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

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臣聞周室旣衰四夷

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

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薄伐

言逐出之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

荆蠻來威師古曰小雅采芣之詩也嘽嘽衆也推推盛也顯明也允信也方叔周之卿士命爲將率也言出師衆盛有如

雷霆方叔又能信明其德既伐獫狁懲其侵暴則南荆之蠻亦畏威而來服也

譚譚他丹反推他回反故稱中興及至

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

師古曰宗器宗廟之器也

自是之

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

師古曰綫縷也音思薦反

春

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

被髮左衽矣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微無也被髮左衽戎狄之服言無管仲佐齊桓公征討則中夏比皆將為戎狄也

是故弃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為伯首

師古曰伯讀曰霸

及漢

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

師古曰氏讀曰支

并其土地地

廣兵彊為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

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

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

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
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卅
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爲逆者非一
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
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師古曰罷讀曰疲乃遣大

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

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

師古曰昆下門反

置五屬國起朔方

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

奴之左臂

師古曰樂來各反浪音郎

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

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肩

師古

曰焮而燕反

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

起十餘郡

師古曰斥開也遠廣也

功業既定廼封丞相爲富民

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撫可見

師古曰撫讀曰摹其字從木

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

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

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

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

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

者流卑師古曰流謂
流風餘福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

異數自上下以降殺以兩禮也師古曰殺
音所例反七者其正

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師古曰言
非常數故

云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

甲為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師古曰太甲湯之孫太
丁之子也太戊太庚之

子雍已之弟也
武丁小乙之子周公為母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

師古曰毋逸尚書篇名戒以無逸豫也

繇是言之宗無數也

師古曰繇與由同也

然則所

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
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
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
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
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于先祖或
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
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
甘棠勿鬻勿伐邵伯所茇

師古曰召南甘棠之詩也解已在前鬻字與翦同茇音步葛反

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

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宗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歆又以爲禮去事有殺師古曰去除也殺漸也去音丘呂反殺音所例反其下並同也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曰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張皇若曰去祧爲壇墠掃地而祭也師古曰祧是遠祖也築土爲壇除地爲墠祧他竟反墠音善

大禘則終王

服虔曰蠶夷終王乃入助

祭各以其珍貢以其大禘之祭也師古曰每一王終新王即位乃來助祭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

也如淳曰游亦休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為重矣孫居王父之

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

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晉灼曰以情推子以

子況祖得人心禮何所違故無毀弃不禘之主也謂下三廟廢而為虛者也自貢禹建迭毀之議

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為虛師古曰虛讀曰墟失禮意矣乎

帝元始中大司馬王莽奏本始元年丞相義等議

師古曰義也謚孝宣皇帝親曰悼園置邑三百家至元康

元年丞相相等奏師古曰魏相也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

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益故奉園民滿千

六百家以爲縣臣愚以爲皇考廟本不當立累世

奉之非是又孝文太后南陵

師古曰在南陵之南故曰南陵

孝昭太后

雲陵園雖前以禮不復修陵名未正謹與大司徒

晏等百四十七人議皆曰孝宣皇帝以兄孫繼統

爲孝昭皇帝後以數故孝元世以孝景皇帝及皇

考廟親未盡不毀此兩統貳父違於禮制案義奏

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相奏悼園稱皇考

立廟益民爲縣違離祖統乖繆本義父爲士子爲

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謂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文漢

之高祖受命而王者也非謂繼祖統爲後者也臣

請皇高祖考廟奉明園毀勿修張晏曰奉明園悼皇考園也罷南陵

雲陵為縣奏可

司徒掾班彪曰

師古曰漢書諸贊皆固所為其有叔皮先論述者固亦具顯以示後人而或者謂固竊盜父

名觀此可以免矣

漢承亡秦絕學之後祖宗之制因時施宜

自元成後學者蕃滋

師古曰蕃扶元反

貢禹毀宗廟匡衡改

郊兆何武定三公後皆數復故紛紛不定

師古曰數所角反復

扶目反

何者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為一家未易可偏

定也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

韋賢傳第四十三

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班固 漢書七十四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注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

師古曰說者謂相即魏無知之後蓋承淺近之書爲妄深矣

徙平陵少學易爲郡卒史舉賢良以對策高第爲

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詐稱御史止傳

師古曰傳謂縣之傳舍

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姦收捕

案致其罪論棄客市

師古曰殺之於市

茂陵大治後遷河南

太守禁止姦邪豪彊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死先是

千秋子爲雒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

久獲罪乃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還相獨

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為我用丞相死不

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

師古曰殆危也

武庫令西

至長安大將軍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主新立以

為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為

關都尉子為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

策

師古曰惟思也

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後

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

者二三千人

師古曰來京師諸官府為衣卒若今衛士上當分守諸司

遮大將軍自言願

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

欲入上書關吏以聞大將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

廷尉獄

師古曰光心以武庫令事嫌之而下其賊殺不辜之獄

久繫踰冬會赦出復

有詔守茂陵令遷楊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

貶退相與丙吉相善時吉爲光祿大夫予相書曰

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

重臧器于身

師古曰易下繫詞云君子臧器於身待時而動言不顯見其材能

相心善其言

爲霽威嚴

蘇林曰霽音限齊之齊目瓚曰此雨霽字也霽止也師古曰二說皆是也音才詣反又子詣反

居部二

歲徵爲諫大夫復爲河南太守數年宣帝即位徵

相入爲大司農遷御史大夫四歲大將軍霍光薨

上思其功德以其子禹爲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

復領尚書事

師古曰山者去病之孫今言兄子此傳誤

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

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爲大夫

師古曰解在五行志

及魯

季孫之專權比見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

政繇冢宰

師古曰繇與由同

今光死子復爲大將軍兄子秉

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執在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

皆通籍長信宮

師古曰通籍謂禁門之中皆有各籍悉出入也

或夜詔門出入驕

奢放縱恐寢不制

師古曰寢漸也不制不可制御也

宜有以損奪其權

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

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

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

防雍蔽

師古曰雍讀曰壅

宣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

師古曰禹及雲山也

霍氏殺許后之謀始得上聞乃罷其三侯令就第
代爲丞相封高平侯食邑八百戶及霍氏怨相又
憚之謀矯太后詔先召斬丞相然後廢天子事發
覺伏誅宣帝始親萬機厲精爲治練羣臣核名實
而相總領衆職甚稱上意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
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
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
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
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

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言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師古曰不可以兵事動之軍旅之後必有凶年師古曰此引老子道經之語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

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

師古曰言不得其人

風俗尤薄

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

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

此師古曰左右謂近臣在天子左右者

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

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

內也

師古曰論語季氏將伐顓臾孔子謂冉有季路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故相引之顓臾魯附庸國蕭牆屏牆也

解在五

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

詳議乃可

師古曰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並帝之舅平恩侯許伯皇太子外祖父也

上從相言而

止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

師古

日既觀國家故事又觀前人所奏便宜之章

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

事而已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

誼朝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曰臣聞明主

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師古曰虞與娛同臣相

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

民多背本趨末師古曰本農業也末商賈也趨讀曰趣或有飢寒之色為

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

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繇師古曰惟思也繇讀與由同由

從也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

庶憂水旱之災為民貧窮發倉廩振乏餒師古曰餒餓也音乃

賄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察風俗舉賢

良平冤獄冠蓋交道

師古曰言其往來不絕也

省諸用寬租賦弛

山澤波池

師古曰弛放也言不禁障之也波音陂

禁秣馬酤酒貯積

師古曰秣以粟

米飮馬也酤酒者糜米費深也貯積者滯米粟也

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

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

凡二十三事臣謹案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

入制用以備凶災

師古曰謂視年歲之豐儉

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

師古曰畜讀曰蓄禮記王制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

元鼎三年平

原勃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

師古曰溥與普同

民餓死於道

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

師古曰慮思也賴明詔振

抔乃得蒙更生

師古曰抔古救字

今歲不登穀暴騰踴

師古曰價忽大

貴臨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羌

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

師古曰蚤古早字也唯陛下留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以撫海

內師古曰帥循也繇與由同由從也上施行其策又數表采易陰陽

及明堂月令奏之師古曰表謂標明之采撮取也曰臣相幸得備負

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

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

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師古曰豫卦象辭也忒差也天

地變化必繇陰陽師古曰繇與由同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曰

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

得相于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

張晏曰木為仁仁者生生者

故為規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

張晏曰火為禮禮者齊齊者平故為衡

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

張晏曰金為義義者成成者方故為矩

北方

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

張晏曰水為智智者謀謀者重故為權

中央之

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

張晏曰土為信信者誠誠者直故為繩

茲五

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

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

華冬興離治則泄

師古曰天地之氣不閉密也

夏興坎治則雹明王

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

師古

日乘治也節授民事

師古曰各依其節而授以事

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

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

害不生五穀孰絲麻遂

師古曰遂成也

中木茂鳥獸蕃

師古曰中古章

字蕃多也音扶元反

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

下亡怨

師古曰說讀曰悅

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

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飢寒飢寒在身則亡廉恥

寇賊姦宄所繇生也

師古曰亂在外爲姦在內爲寇繇與由同其下類此

臣愚以

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

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

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

如淳曰第八天子衣服之制也於施行詔書第八

曰

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

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

師古曰蕭謹何周昌也

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

師古曰陵王陵通叔孫通

春夏

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

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

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

師古曰究責也

是奉宗廟安天

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

應劭曰四時各舉所

施行政事服虔曰主一時衣服禮物朝祭百事也師古曰服說是也

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

禹舉冬

師古曰高帝時自有一貢禹也兒五奚反

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

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

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

師古曰罷軍卒卒之

前漢書四十四
疲於軍事者也罷音疲一曰新
從軍而休罷者也音薄蟹反御史大夫朝錯時為太子家

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
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
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
陽天下幸甚相數陳便宜上納用焉相敕掾史案
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
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時丙吉為御
史大夫同心輔政上皆重之相為人嚴毅不如吉
寬視事九歲神爵三年薨諡曰憲侯子弘嗣甘露
中有罪削爵為關內侯

師古曰弘坐驕至
宗廟下大不敬也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治律令爲魯獄史積功勞

稍遷至廷尉右監坐法失官歸爲州從事武帝末

巫蠱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

師古曰被召詣京師

詔治巫蠱郡邸

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

而憐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

師古曰重

直用反

吉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閒燥處

師古曰閒

讀曰閑閑寬淨之處也燥高敞也

吉治巫蠱事連歲不決後元二年武

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

師古曰長楊五柞宮並在盤屋往來二宮之間

望氣者

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

官詔獄繫者

師古曰條謂疏錄之

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者令

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

在他人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

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

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恩及四

海矣師古曰吉拒閉使者天子感寤乃普赦天下其郡邸繫獄者既因吉得生而赦宥之恩遂及四海也曾孫病幾

不全者數焉師古曰幾鉅依反數所角反次下亦同吉數敕保養乳母加

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食後吉

爲車騎將軍市令遷大將軍長史霍光甚重之入

爲光祿大夫給事中昭帝崩亡嗣大將軍光遣吉

迎昌邑王賀賀即位以行淫亂廢光與車騎將軍

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武

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師古曰屬之欲反孝昭皇帝早

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發喪之日以

大誼三後師古曰雖無嫡嗣旁立支屬令宗廟有奉故云大誼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

師古曰恐危社稷故廢黜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

將軍之壹舉竊伏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

位列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

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蘇林曰外家猶言外人民家不在宮中晉灼曰出郡邸獄歸在外家史氏後入掖庭耳師

古曰晉說是也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

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以著龜

豈宜褒顯先使入侍

師古曰侍太后

今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

策天下幸甚光覽其議

師古曰省納而用之

遂尊立皇曾孫遣宗

正劉德與吉迎曾孫於掖庭宣帝初即位賜吉爵關

內侯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

恩

師古曰遭遇謂升大位也

故朝庭莫能明其功也地節三年立皇太

子吉為太子太傅數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上躬

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

有阿保之功

師古曰謂未為宮婢時有舊夫見在俗間者

章下掖庭令考問則辭

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吉

師古曰視

讀曰示

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管汝安得

有功

師古曰督謂視察之

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

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

師古曰共居用反養又亮反

詔吉求組徵卿

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爲庶人賜錢十萬

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

制詔丞相朕微眇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厥

德茂焉

師古曰茂美也

詩不云虘亡德不報

師古曰大雅抑之詩

其封吉

爲博陽侯邑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上將使人

加紼而封之及其生存也

應劭曰吉時疾不能起欲如君視疾加朝服抱紳就封之也師古曰

紼繫印之組也

上憂吉疾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

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

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瘳

師古曰瘳與愈同

吉上書

固辭自陳不宜以空名受賞上報曰朕之封君非

空名也而君上書歸侯印是顯朕之不德也方今

天下少事君其專精神省思慮近醫藥以自持後

五歲代魏相爲丞相吉卒起獄法小吏後學詩禮

皆通大義及居相位上寬大好禮讓掾史有罪臧

不稱職輒予長休告

師古曰長給休假令其去職也

終無所案驗客

或謂吉曰君侯爲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

師古曰艾讀曰刈

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

焉後人代吉因以爲故事公府不案吏自吉始於

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師古曰馭吏者酒數逋蕩師古曰逋

亡也蕩放也謂亡其所供之職而游放也者讀曰嗜嘗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師古曰歐吐也

音一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師古曰斥逐吉曰以醉飽之失李

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師古曰言無所容身西曹地忍之奇

日地猶弟也師古曰地亦但也語聲之急也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師古曰茵蔞也音因遂

不去也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犂命整言備事

師古曰犂古奔字也有命則奔赴之言應速也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

發奔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師古曰

日刺謂探候之也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師古曰遽速也

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

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瑣

科條其人

張晏曰瑣錄也欲科條其人老少及所經歷知其本以文武進也

未已詔召丞相

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

能詳知

師古曰卒讀曰猝

以得譴讓

師古曰讓責也

而吉見謂憂邊思

職馭吏力也吉乃歎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

嚮使丞相不先聞馭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掾史繇

是益賢吉

師古曰繇與由同

吉又嘗出逢清道羣鬪者死傷

橫道

李奇曰清道時反羣鬪也師古曰清道謂天子當出或有齋祠先令道路清淨

吉過之不問掾

史獨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

師古曰喘急息音昌充反

吉

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

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鬪相殺傷長安令京兆

尹職所當禁備逐捕咸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

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

少陽用事未可大熱

師古曰少
式邵反

恐牛近行用暑故喘

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

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五鳳三年

春吉病篤上自臨問吉曰君即有不諱誰可以自

代者

師古曰不諱言
死不可復諱也

吉辭謝曰羣臣行能明主所知愚

臣無所能識上固問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

明於法度曉國家故事前為九卿十餘年今在郡

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以不寬
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醇厚備於行止此三人能
皆在巨右唯上察之上以吉言皆是而許焉及吉
薨御史大夫黃霸爲丞相徵西河太守杜延年爲
御史大夫會其年老乞骸骨病免以廷尉于定國
代爲御史大夫黃霸薨死而定國爲丞相太僕陳萬
年代定國爲御史大夫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爲知人
吉薨諡曰定侯子顯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爲關內
侯官至衛尉太僕始顯少爲諸曹嘗從祠高廟至
夕牲曰乃使出取齋衣

師古曰未祭一日其夕
展視牲具謂之夕牲

丞相吉

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爵

者必顯也夫人爲言然後乃已

師古曰免其罪罰也

吉中子禹

爲水衡都尉少子高爲中壘校尉元帝時長安士

伍尊上書

師古曰先嘗有爵經奪免之而與士卒爲伍故稱士伍其人名尊

言臣少時爲郡

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郡邸獄是時

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離無辜吉仁心感動

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常從臣尊

日再侍卧庭上

師古曰郡邸之庭也侍謂參省之也時皇孫孩弱常在襁褓故指言卧也

後遭絛獄

之詔吉扞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既遭大赦吉謂

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

孟康曰郡守丞也來詣京師邸治獄姓誰名如言皇孫不當在獄官

宜屬郡縣也文穎曰不當在郡邸官也師古曰守丞者守獄官使誰之丞耳非郡丞也誰如者其人名不作諱字言姓又非也

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

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顧組令留與

郭徵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曹夫白吉曰

食皇孫亡詔令師古曰少內掖庭主府臧之官也食讀曰飢詔令無文無從得其虞具也時吉得

食米肉月月以給皇孫吉即時病師古曰有病時也輒使臣

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濕候伺組徵卿不

得令晨夜去皇孫教盥師古曰去離也教游戲也盥放也盥讀與蕩同數奏甘

毳食物師古曰奏進也義讀與脆同所以擁全神靈成育聖躬功德

已亡量矣時豈豫知天下之福而徵其報哉師古曰徵要也

音二誠其仁恩內結於心也雖介之推割肌以存君

不足以比

師古曰韓詩外傳云晉公子重耳之亡也過曹里鳧須以從因盜其資而逃重耳無糧餒不能行介子推割其股肉

以食重耳然後能行也

孝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幸得下吉吉謙

讓不敢自伐刪去臣辭

師古曰刪削也

專歸美於組徵卿組

徵卿皆以受田宅賜錢吉封為博陽侯臣尊不得比

組徵卿臣年老居貧死在日暮欲終不言恐使有

功不著吉子顯坐微文奪爵為關內侯臣愚以為

宜復其爵邑

師古曰復防目反

以報先人功德先是顯為太僕

十餘年與官屬大為姦利臧千餘萬司隸校尉昌

案劾罪至不道奏請逮捕上曰故丞相吉有舊恩

朕不忍絕免顯官奪邑四百戶後復以爲城門校尉顯卒子昌嗣爵關內侯成帝時修廢功以吉舊恩尤重鴻嘉元年制詔丞相御史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賢聖之路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其憐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內侯昌爲博陽侯奉吉後國絕三十二歲復續云昌傳子至孫王莽時乃絕

贊曰古之制名必繇象類

師古曰繇與由同也

遠取諸物近取

諸身故經謂君爲元首臣爲股肱

師古曰謂虞書益稷云元首明哉股肱良

哉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

常道自然之執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

曹爲冠師古曰名位在衆目之上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

黜陟有序衆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師古曰稱副也海

內興於禮讓覽其行事豈虛虐哉師古曰言君明目賢所以

致治非徒然也

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